



还珠格格  
之真相大白  
琼瑶 53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53

还珠格格之  
真相大白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还珠格格之真相大白 / 琼瑶著

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 , 2008.5

ISBN 978 - 7 - 5354 - 3745 - 7

I. 还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8266 号

责任编辑: 钟擎炬

策 划: 西马

封面设计: 王琼瑶



---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 027 - 87679307 传真: 87679300 邮编: 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 - 11 楼)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027 - 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@public.wh.hb.cn](mailto:cjlap@public.wh.hb.cn)

印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---

开本: 890 \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 6 字数: 74 千字

版次: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: 2008 月 8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1 - 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 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纯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两个是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## 写在 2004 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 1989 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大小小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的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虑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定论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劳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，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，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，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，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，在这部“全集”中，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，连书名都有了，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，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（你看，写作就是这样，有腹稿，有计划，有书名，都不等于存在，必须真正完成了，它才存在。）

出版社问我，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？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，我的作品，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，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，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，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，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，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！只是，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，那篇后记之后，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，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，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，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，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，或大同小异的情节，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，我虽尽力做到流畅，但是由于我的出身，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(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代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**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**

**琼 瑶**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## 第三部

---

真 相 大 白



## 第二十章

虽然说是“微服出巡”，一位皇上要出门，仍然是浩浩荡荡的。又是车，又是马，又是武将，又是随从。大家已经尽量“轻骑简装”，队伍依旧十分壮观。

马车，踢踢踏踏的走在风景如画的郊道上。马队踢踢踏踏的相随。

车内，乾隆、小燕子、紫薇、纪晓岚坐在里面。

车外，尔康、尔泰、永琪、福伦、鄂敏、傅恒、太医都骑马。

乾隆看着车窗外，绿野青山，平畴沃野，不禁心旷神怡。

“今天风和日丽，我们出来走走，真是对极了！怪不得小燕子一天到晚要出来，这郊外的空气，确实让人神清气爽！”便高兴的喊：“小燕子！平常都是紫薇唱歌给我听，今天，你唱一首来听听！”

“皇……皇老爷！你要我唱歌啊？”小燕子一呆。

“什么黄老爷？你这丫头，才出家门，你就给我改了姓？我是艾老爷！”

“是！艾老爷，我的歌喉跟紫薇没法比呀！”

“没关系，唱！”

小燕子无奈，就唱：



“小嘛小儿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风雨狂，只怕师傅说我，没有学问，无脸见爹娘！”一边唱，一边看着纪晓岚。

乾隆没听过这样朴拙的儿歌，听得津津有味，看着纪晓岚直笑。

“纪师傅，这首歌，是唱出她的心声了！”

“是！我明白了！原来她也有‘怕’，我只怕她‘不怕’！”纪晓岚笑着说。

紫薇心情愉快，看着众人，接着小燕子的歌，用同调唱了起来：

“小嘛小姑娘，拿着作业上学堂，抬头见老鼠，低头见蟑螂，最怕要我写字，鱼家瓢虫，满纸尽荒唐！”

小燕子一听，对着紫薇就一拳捶去。

“你笑话我，太不够意思了！”

紫薇又笑又躲，乾隆没听明白，忙着追问：

“什么鱼家瓢虫？”

“上次老爷要小燕子写‘礼运大同篇’，她一面写，一面问我，这个‘鱼家瓢虫’，怎么笔画那么多？我伸头一看，原来是‘鳏寡孤独’！”

紫薇话未说完，乾隆和纪晓岚都已放声大笑。

车外，尔康尔泰和永琪骑马走在一起。车内的歌声笑声，不断传出来。

“他们说说唱唱，高兴得不得了！”永琪说。

“我真是心里打鼓，上上下下，乱七八糟，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愁？”尔康接口。

“你别烦了，当然是该喜，能够笑成这样，离我的期望，是越来越近了！”尔泰高兴得很。

尔康情不自禁的望向车里，只见紫薇和小燕子手拉着手，神采飞扬。两人正兴高采烈的合唱着一首歌：

“今日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！

蝴蝶儿忙，蜜蜂儿忙，小鸟儿忙着，白云也忙！

马蹄践得落花香！

眼前骆驼成群过，驼铃响叮当！

这也歌唱，那也歌唱，风儿也唱着，水也歌唱！

绿野茫茫天苍苍！

歌声中，金车宝马，一行人向前迤逦而行。青山绿水，似乎都被紫薇和小燕子唱活了。乾隆的脸，洋溢着欢乐。尔康、永琪、和尔泰，也放下重重心事，享受起这种喜悦来。连福伦傅恒鄂敏这一干武将，也都绽出了笑意。

这天，走在半路上，乾隆一时兴起、要去爬山。那座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郁郁苍苍，都是参天古木。大家从山路走下来，山下，是一条蜿蜒的小溪，岸边，绿草如茵。周围的风景，居然美得不得了。乾隆站在水边，流连忘返。忽然说：

“走了这么大半天，现在饿了！不知道哪儿可以弄点东西来吃吃？”



“现在吗？”尔康一怔，“好像一路走过来，都没看到村庄。想吃东西，只好赶快上车，我们向前赶路，应该离白河庄不远了！”

“可是，这儿的风景真好！如果弄点酒菜来，我们大家，铺一块布在地上，就这样席地而坐，以天为庐，以地为家，面对绿水青山，吃吃喝喝，岂不是太美妙了！”乾隆说，一点儿都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“就这么办，尔康、尔泰！你们赶快去想想办法，车上，我们带了酒，拿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去热一热，再找找看有什么可吃的？”福伦急忙交待。

尔康和尔泰面面相觑。

紫薇就热心的说：

“我刚刚看到附近有个农家，小燕子，我们两个去吧，要找东西吃，恐怕男人不行！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！什么材料能做菜，什么材料不能做菜！何况，我们如果要弄东西吃，恐怕还要借锅借碗，连油盐酱醋，都不能缺少！”

“是是是！我们两个是丫头，诸位老爷就在这儿等一等，让我们去碰碰运气！”小燕子连忙点头。

“去吧！可不许空手而回！我现在酒瘾已经犯了！”纪晓岚喊。

纪晓岚此话一说，大家都纷纷叫饿。

“她们两个去，不如我们五个一起去吧！”尔康说。

于是，五人结伴，嘻嘻哈哈而去。

没多久，五个人回来了，大家手里捧着锅碗瓢盆，青菜鸡鸭，居然满载而归。

一会儿，火已经升起来了。小燕子在地上挖了个大洞，在烤两只“叫花鸡”，香气四溢。大家闻到这股香味，人人精神一振，大家陪着乾隆，坐在溪边，都是一脸的兴高采烈。

另一边，紫薇用石块架了一个炉子，用借来的菜锅，正熟练的炒着菜。尔康尔泰永琪都在一边帮忙，生火搬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尔康一面帮忙，一面低问紫薇：

“都是一些青菜，只怕皇上吃不惯，怎么办？”

“这可是无可奈何的事，能够弄来的东西，都弄来了！”永琪说。

“没关系，有鸡有鸭，已经可以了！给皇上换换口味，也不错！”紫薇笑笑。

乾隆和众人被香味引诱得垂涎欲滴。

“小燕子，可以吃了吗？你这是一道什么菜？这么香，害得我肚子里的馋虫都在大闹五脏庙了！”乾隆问。

“嘻嘻！这个菜名不能讲给老爷听！”小燕子直笑。

“别卖关子，讲！”乾隆好奇。

“这是‘叫花鸡’，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，就这样烤着吃！”小燕子说。

“这个名字实在不雅！你弄什么鸡不好，怎么弄个‘叫花鸡’给我吃呢？”乾隆愣了一下，虽然贵为天子，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忌讳。